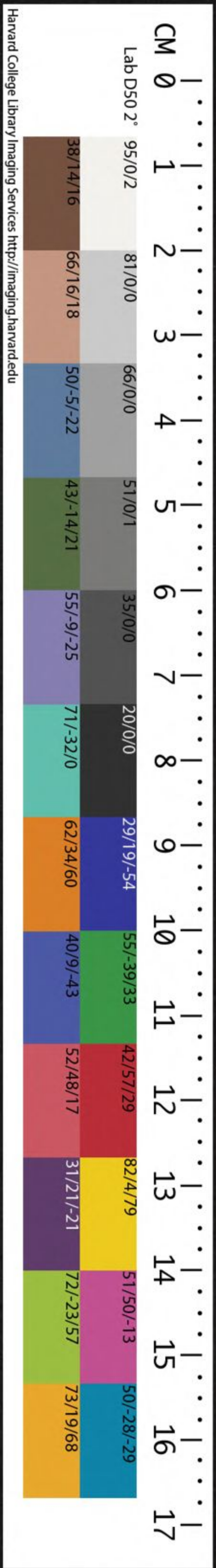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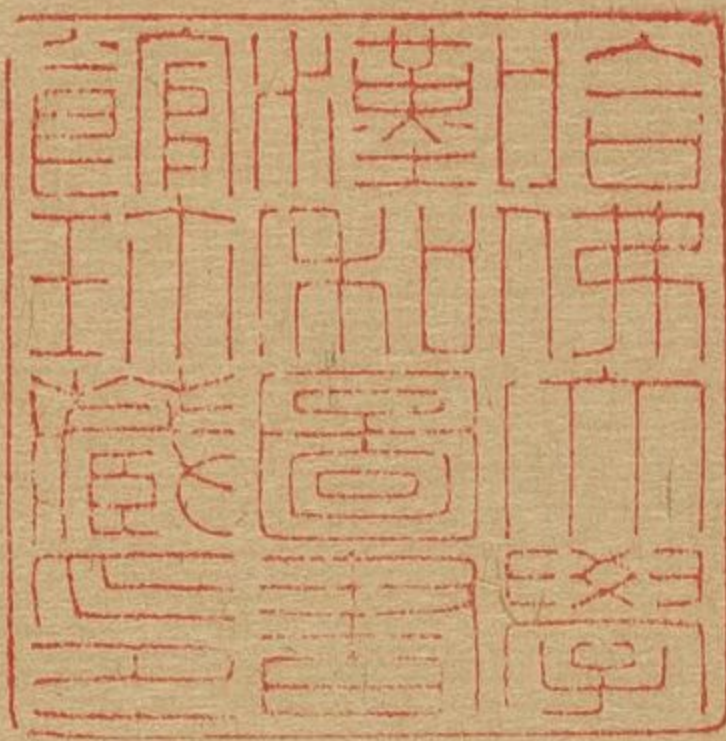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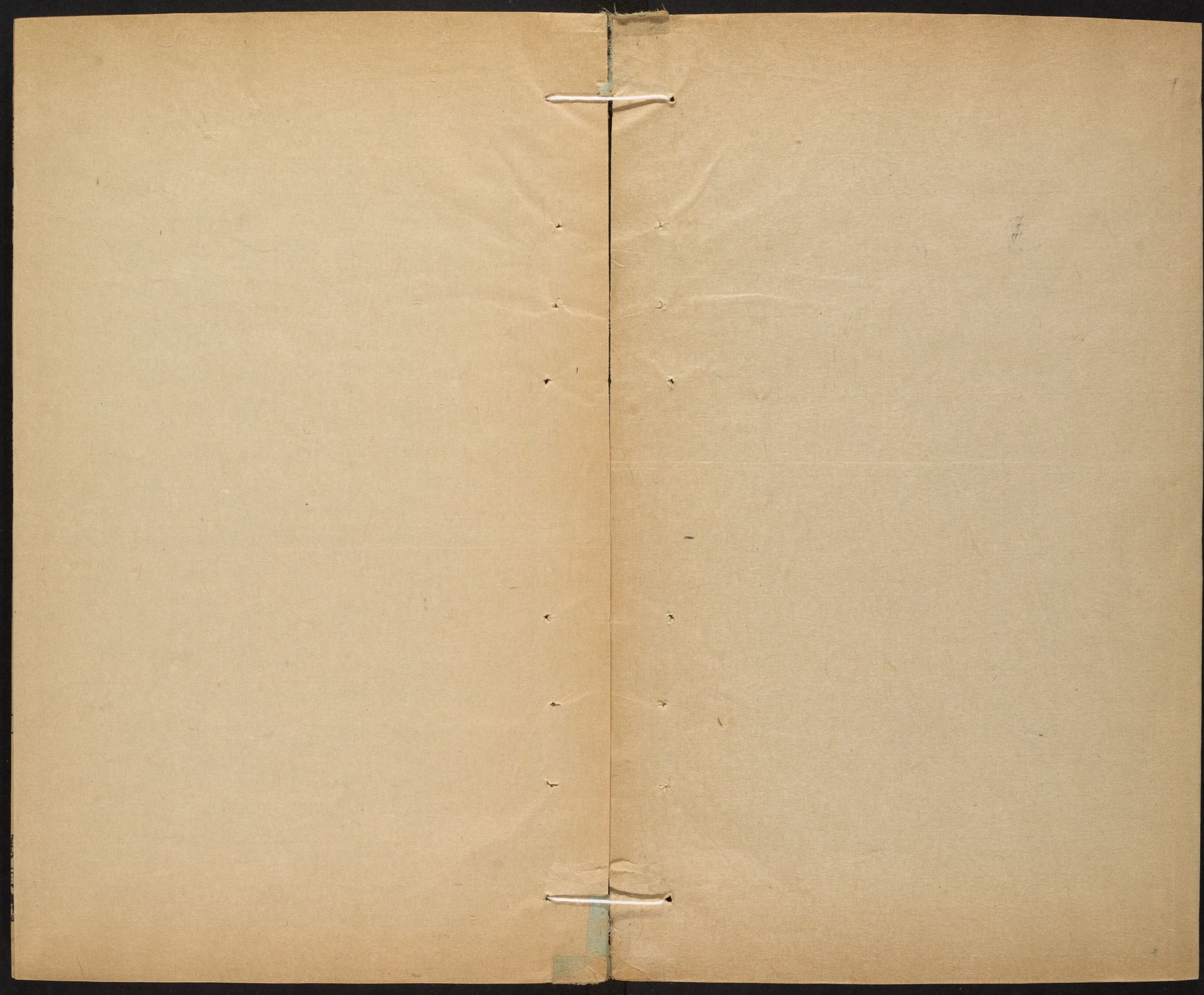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DEC 19 1933

T 22524/2166

三九至三十二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九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
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氏躬加訓導既長
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
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
天且旱真卿辨獄而兩郡人呼御史兩復使河東劾
奏朔方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
者聳然時御史古溫以私怨構宋渾謫賀州真卿曰
柰何以私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揚國忠惡不附已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五
冤
感
雨

不
附
國
忠

功原平
自有

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于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材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且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喜謂人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為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

李暉鄴郡太守王壽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為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澄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澄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歛而祭為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銚賈載沈震為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河朔恃公為金城清河西隣

用李
蓋計
賊
首萬

也有江淮租布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
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為腹心運
之如臂使指耳真卿為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
何以教我萼曰朝家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
東將出鄆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
知泰以勁兵披鄆日出官師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
十萬衆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公堅壁不與戰不數
日賊必潰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
副將范東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
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

首萬級知泰走汲部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絕平
原救軍真卿懼不敵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
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漢陽歸真
卿欵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為
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卽位靈武
真卿數遣使以蠟丸累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復為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
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後得其法
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
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

刻何惟
將効崇
管崇嗣

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
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
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
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
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
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桂
柝乃乘王府都虞侯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
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
而躋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
選告宗廟祀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

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為達識又建言春秋新
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賊毀請築壇於野皇
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為馮翊太
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為御史唐旻誣劾賈
州刺史乾元初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
戰備都統李岷以為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為刑部侍
郎展卒舉兵度而岷奔江西李輔國矯詔遷上皇
西京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
宗立起為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
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

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為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番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群臣論奏乃給帝曰群臣奏事多挾諛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即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

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為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為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為禮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從初議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今古輒建議釐正為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

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辭曰先中丞
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抵之公忍不
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
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
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
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
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
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
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
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

拒李
元平
談

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他語希烈遣
李原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
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斥
辱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柰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
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
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求宰相孰先太師
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
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
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脇邪諸賊失色希烈
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云將阬之真卿

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及張伯儀敗希烈令齎
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魯康秀
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魯死乃拘送真卿
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
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真卿曰老
夫耄矣魯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與元後王師復
振賊慮變遣將卒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不
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因
發怒使闍奴等紿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且賜
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

殺身
赴火

從大梁來罵曰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
六淮蔡平子頽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
忠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
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適婉
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頽五品正員官開成初
又以魯孫弘式為同州叅軍

按宋米黻記曰魯公為
盧杞所忌遣使希烈德
宗不能奪遂遣之人知公不還矣朝臣親族餞於長
樂坡公既飲乃謂餞者曰吾昔于江南遇道士陶八
八得刀圭碧霞服之自此不棄嘗云七十后有大厄
當會我于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汜水枕遇陶八
笑謂曰吉吉指嵩山而去後公死于賊之手家人格
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壙師北山先塋
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士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吾
子何所來賈人曰洛陽來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吾

家許諾即札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
 家及賈人往訪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
 因與至其家白之夫人大哭卜日開塚棺已空無人
 已嗚呼杞欵害公之夫人而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把
 等賊耳賊殺人有常刑不則有惡名公死且不朽况
 又仙耶元祐三年九月予遊吳興適觀郡人新公之
 祠因得謁拜公像其英氣仙骨凜然如生嘗閱洛中
 記異載公前事考史所載杞拜公于中書與對德宗
 之言姦臣表裏無忤則公之仙復何疑焉公之大節
 記載甚多而論次于林公文為備固已激忠義之類
 風沮陰邪之餘魄至仙真事吾又以載於碑陰以俟
 續仙者按天寶遺事又曰公被賊殺傳首得歸夫
 人開函視之面如生其髮躡跳夫人驚而死復甦踰
 月夫人亦薨合而觀之公之仙無疑矣

新史曰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
 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為姦臣所
 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

其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
 貳色何耶彼忠臣義士寧以未見信望於人要反
 諸已得其正而後憚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
 百歲其英烈言言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論曰真卿元老風烈凜然朝廷無出其右者出使
 希烈已歷年而德宗曾不一問其存亡焉真卿五
 奉表皆不報坐觀忠義洎臨天下幾何不解體耶
 向能薦言真卿得時則孰不思奮然德宗之閣
 既入盧杞之言則必棄薦策無疑矣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

裴垪

裴垪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鄭珣瑜委垪校考辭判守正不受請託考校皆務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垪曰吾落魄遠商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情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垪即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於數月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得人坐覆視皇甫湜

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為戶部侍郎帝器均方
直以為任公卿薄其過眷信彌厚吉甫罷乃拜均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監修
國史均始承旨翰林天子新剪蜀亂屬精致治中外
機筦均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既當國請繩
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瓘自東
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均戒使勿言
帝在殿中常呼均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為
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均曰以一中人罪藩臣
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

料從
史從
逆

李輔光均劾其懦以李鄴代之正承宗擅襲節度方
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瓘每欲撓均權因
探帝意自請往於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均固
爭以為從史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
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
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依違不能決久
之卒用承瓘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
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均從容
以語動之翊元曰言從史惡穢可圖狀均比遣往得
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均乃為帝陳從史暴戾不君

請罷承璫兵柄

請罷送使為上供

視承璫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回其機殺之
後無與師之勞帝初瞿然徐乃許之均請秘其計帝
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璫縛從史獻於朝曰
班師均奏承璫首謀無功陛下雖誅之人心不厭請
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承璫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
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
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
州送使人入捨公佑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日苛齊
民重困均奏禁之以一公佑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
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吏之財悉為上

將廢諫官使盡言

引用五人為名相

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均器局峻整持法度
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
政多忌之惟均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
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均均獨讓休復曰君異夫
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慙均
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及相又擢常貫之裴
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丞皆蹉跎為輔相號名臣自
均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均年少柄
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
風痺帝悵惜遣使致醫藥恙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

唐書卷之二十一

痼乃罷為兵部尚書均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
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均與史官蔣
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均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
乃徙均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中
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均始相建言集賢
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為學士下為直學士餘皆校理
使館以登朝者為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
於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隸二州已而
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均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
絳議斥武絳言均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

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均明倚任方篤尚不免疑
嫌益信處位之難云

按均薦引正人使諫官盡言忠也請罷斥承瓘兵
柄正也精吏治練朝章才可謂忠於事君不負
相職矣憲宗中興之功均其最已

李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父栖筠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
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年尚少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
天寶後中宮虛卹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
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

置憲
結權

請絕
李錡
求鹽
鐵使

料崇
功成

史贊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
其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權人益重其量憲宗立入翰
林為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
甫獨請宜絕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
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
帝臯蓄財多故劉闢曰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
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
為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
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曰言漢伐公
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運蕭紀凡五攻

議勿
盟吐
蕃生
隙

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彊弩號天下精兵爭險
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虜則賊勢必分首
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闕志矣帝從之礪復
請大臣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
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
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
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
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
則南詔怨墜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鄣
南比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岨犬牙相吞邊

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綿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劔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贄普不納張愔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愔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謀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扼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專恣通賂吉甫劾之伏誅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察以絕苛歛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

劾
中書
史

書易墨詔曰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疆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即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負人得叙進官無畱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為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蓄乃亡命羣盜非有闔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為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

劾
中書
史

用
兵
平
劾
中書
史

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為犄角則賊不戰而潰
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
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
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裴均以
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
指擿擅權用事者皆怒帝不悅均黨因宣言殆執政
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
甫本善竇群羊士諤呂溫薦群為御史中丞群即奏
事諤侍御史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
群等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群捕醫者劾

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群等皆貶而吉甫
亦固乞免因薦裴均代已因自劾出鎮乃以檢校兵
部尚書為淮南節度使帝為御通化門賜御餌禁方
居二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
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防閘以防不足洩有
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
甫曰以時救恤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吉甫雖居外
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均病免復以前官召吉
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
吉甫疾吏員廣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詔有

裁制
公主
臺方

司省吏員併州縣均俸廩省冗官八百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於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乃請裁制公主墓戶封恩王等女為縣主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閤者配焉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曰盍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曰按圖信如卿料矣劉湧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溼原畿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

料回
鶻不
入寇

請復
宥州

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為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曰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既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畧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接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畧軍以隸綏銀道取廊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士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

請徙
屯汝
州

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泮自
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三承
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天誠才
而唐州乃蔡喉襟請拔進誠為刺史以臨賊境且慰
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許
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
歸國則為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
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
萬弘正曰吾未喜於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
以內地無唇齒援因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

薦引
賢士

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群帥俘
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
五十七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及葬
祭以少牢贈司空賜謚曰忠懿卒前一歲熒惑掩太
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如吉甫當國
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賢薦士大夫三十人用盡稱
為得人羊士諤呂溫崔群皆甫所知拔者裒忠臣後
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使劔南夔言元
衡材宜還為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修怨
罷李藩宰相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同

召為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奉法不忤害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曰己曷帝令它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院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為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徹而新之甫於食物食味必極珍美而不殖財產一宅之外無他第墅嘗討

論易象異義付於一行集註之下及綴錄東漢魏晉周隋故事大端目為六代畧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各寫其畧於首為五十四卷為元和郡國圖入與史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為國計簿凡十卷纂六典諸職為百司舉要一卷皆奏上之行於時子德修有志操德裕為名相

舊史曰裴瑒精鑒默職舉賢任能啟沃帝心弼諧王道如崔群裴度常賈之輩咸登將相皆瑒之薦立事立言知無不為吉甫該洽典經詳練故實伏裴瑒之拔擢致朝倫之式序吉甫知瑒之能別髦

彥均知吉甫之善任賢良相湏而成不忌不克所謂經緯之臣又何慙於王佐矣

按劉闢之叛杜黃裳以宰相而當伐叛之任凡兵

進退雖委高崇文實裳指授無不中機及闢平憲

宗曰是卿之功當時吉甫乃一中書舍人耳其子

德裕秉政重修實錄詔其父請宣洪蘄鄂之兵擣

三峽之虜使崇文懼舟師有功又云崇文圍鹿頭

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不唯其時日已太遲緩而

其所指又皆捨近而指遠殊非兵家攻取之要且當崇

文成功不聞宣蘄鄂之兵自三峽進者此德裕增父之功昭然可見新唐書遂信之而以無為有也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一

武元衡

元衡字伯蒼魯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

名元衡舉進士累為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橫

撓政元衡移疾去德宗欽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

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為御史中丞常

對延英帝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

人誘以為黨拒不納劉禹錫求為判官元衡不與叔

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

相太子識之及即位為憲宗元和二年拜門下侍

其黨
入其
文不
其叔

即同平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
 睦禮信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踰
 其期帝問宰相鄭絪止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
 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
 天下屬耳目若姦臣得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
 追錡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為節度不
 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為劔南西
 川節度使封臨淮郡公帝御安福門慰遣之崇文去
 成都盡以金帛幣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為空元衡至
 綏請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

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
 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
 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悉以機政委之
 王承宗上疏請勅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
 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
 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
 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
 有司以聞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不食贈
 司徒謚曰忠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上曰宰相橫尸
 路隅而盜不獲為朝廷辱下詔懸賞格乃捕得張晏

等十八人皆承宗所使皆斬之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比於管絃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為盜所害始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為宰相及出鎮同分領揚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后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考舊史補入元衡弟儒衡字延石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元衡歿帝待之益厚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制誥皇甫縛以宰相領度支剥下以

矯天子儒衡疏其狀縛自訴於帝帝曰乃欲報怨邪縛不敢對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彈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失色

李絳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畢取其貲絳與裴均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畧惠綏困窮意願賜本道貧貧民租稅制可帝嘗稱太宗玄宗

次君
成
為
屏

之盛絳對以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帝曰此諫官多
朋黨輪奏不實皆陷謗訕欲出其尤者若何絳曰此
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焚誤上心自古訥諫昌拒諫
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
以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
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才十二何哉
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礪尚恐不至今
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
我不知諫之益帝詔絳與崔群等校次君臣成敗五
十種為連屏張便坐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吐突承瓘

論
官
橫
肆
方
鎮
進
獻
等
事

請立石紀聖德營構華廣請絳為頌絳上言禹湯文
武並無建碑之事秦始皇縱逸之君始立碑揚功伐
適足為百王羞今安國有碑若叙遊觀而非治要迷
崇飾又非政事請罷之帝悟曰微卿我不自知命倒
石令中使勞諭襄陽裴均遣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
絳請歸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其奏初承瓘討王承
宗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瓘師喪當抵罪
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前干賞陛下何以處
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
去悉取疏橐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

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
聖顏旁忤姦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
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進
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
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瓘
牒署昭義晉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洺跨西
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
蒞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
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化陽為澤潞而以重
胤節度三城兩河諸候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後閱月

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
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
為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便殿帝嘗畋苑
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他日
帝曰無賢可用絳曰有賢而不知猶無賢也帝深以
為然 六年遷戶部侍郎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
無有何哉荅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奢用度易羨
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帝悟每
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以相而承瓘毀短
乃出承瓘淮南節度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江淮歲儉民存饑有御史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荅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九任大臣毋得以小臣間之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曰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域內訌近以涇隴為鄒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以水旱無年倉廩空虚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骸真宰相也遣使者

命
魏博田
季安死

賜醇醪 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蓄威以俟之俄而田與果立以魏博聽命帝拜興節度使絳請賜錢以賞其軍帝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絳極言以陳其害絳居中介特尤為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為鹽鐵使專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廩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吐蕃犯涇州掠人畜絳曰言濱塞虛籍多實兵少今京兆西北神策鎮軍本防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

日乃先稟中尉夫兵不內御要須應變失毫釐差千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為言議遂寢又從絳議置振武天德營田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為惜官吉甫搆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為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為名言帝又問玄宗開

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絳曰初任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林甫國忠則亂時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入言於帝乃悉歸所取以足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璀於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疆其憂有五出為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擊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鷄戶歲限貢絳以為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為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鏗惡絳

故薄其恩議者不直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畱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為畱守寶歷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聖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為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石璠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為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

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寃冊贈司徒謚曰貞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煙閣絳在焉獨畱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為七篇子璋字重禮大中初擢進士第咸通中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

新史曰武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為賊姦所乘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

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歎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嵩等矣

宋申錫

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累辟節度府後頻遷起居舍人敬宗時拜侍講學士長慶寶曆間風俗囂薄驅煽朋黨申錫素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文宗即位再轉中書舍人復為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剷除本根思可與決大事者察申錫忠厚曰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

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踰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是年遣軍侯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跂足亂矣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群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之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墜延英門以笏叩頭還第僧孺等見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

錫親吏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及十六宅典史脅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為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狀京師譁言翻驚久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群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僕射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於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將係裴休竇宗直常溫拾遺李群書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繇是議貸申錫

於嶺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為寃擢豆盧著兼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既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姦亂反為所陷我豈反者乎初中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咨閔然在宰府無它謀略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開成元年李石曰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

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曰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錄其子慎微為城固尉 會昌二年賜謚曰貞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二

皇甫鑄

皇甫鑄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為監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鈐制史奸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鑄哀會嚴急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鑄以吏道進既由聚歛勾剝至為宰相雖市道皆嗤之崔群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鑄姦邪苛刻天下

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係朝廷朝廷輕重在
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關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
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鑄則四方解矣
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畧平亦欲
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鑄與程昇知帝意故類貢羨財
陰佐所款又賂吐突承璀為奧援故帝排衆論決任
之反以度為朋黨不內其言鑄乃益以巧媚自固建
損內外官廩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
斥內帑所餘詔度評直鑄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
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鑄指所

著鞞曰此內庫所出牢鞞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
信之鑄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大原
又以崔群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鑄乃譖
羣抑損徽稱帝怒逐群湖南昇罷度支進門下侍郎
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
大通為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奸妄始聽
政集群臣於月華門貶鑄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泌
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道古薦于鑄召入禁中云能
致藥為不死者因言天臺山靈僊所舍多異草願官
天台求采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

以為列聖亦有寵方十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於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鞭苔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補得罇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寢躁怒不常宦侍懼以弒崩大通自言五百十歲罇敗與泌皆誅罇弟鏞字蘇鄉第進士罇為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太盛每極言之罇不悅乃求分司為太子右庶子罇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卒鏞能屬文工詩為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屑世務所交皆知名士著書數十篇

李逢吉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舉明經擢進士第德宗拜左拾遺元和時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改中書未幾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逢吉性忌嫉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為劔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徙山南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倖長慶二年召入為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度嘗條稹愼佞逢吉以為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為稹刺度帝命尚

書右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鞠方無狀積
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
動詭薄者更相挺以詆傷度於是李紳常處厚等訟
言度為逢吉排逐度初得留時已失河朔王智興以
徐叛李齊以汴叛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
外交章言之帝訖不省度遂外遷齊平進尚書右僕
射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謙劉弘規王
守澄議請立景王為皇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已明
日下詔皇太子遂定鄭注得幸於逢吉遣從子訓略
注結守澄為奧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及訓

八人而傳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
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敬宗新
立度求入覲逢吉不自安張權輿為作讖言以沮度
而帝處厚亟為帝言之計卒不行有武昭者陳番人
果敢而辯度之討蔡遣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
撓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罷
歸不得用怨望與太子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
彙居長安中以氣俠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
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吉持不可昭
愈憤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逢吉審竊語權輿逢吉

因彙召見昭厚相結納忿隙得解逢吉素厚待彙曰
足下當以自求字僕僕當以利見字君辭頗猥昵及
度將還復命人發昭事由是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
丞王播按之訓諷彙使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
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為也獄成昭榜死彙流崖
州涉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擢審長壽主
簿而逢吉謀益露昭死人皆寃之初逢吉與昭獄以
止度入而不果天子知度忠卒相之逢吉於是寢踈
以檢校司空平章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表李續自副
張又新行軍司馬頃之檢校司徒初門下史田仵倚
逢吉親信顧財利進婢嬖之任坐事匿逢吉家索捕
弗獲及出鎮表隨軍滿歲不敢集使人偽過門下省
調房州司馬為有司所發即襄州捕之詭譎不追御
史劾奏詔奪一季俸因是貶續為涪州刺史又新汀
州刺史又乃徙宣武以太子太師為東都留守及訓
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足病不能朝以司徒致仕卒
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成無子

序
下
作

卷
三

五

全

